

潘道秀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怡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出冥祥記

欒荀

晉欒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荀恐怖分盡尤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荀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

出冥祥記

張崇

晉張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千有餘家南走歸普為鎮戍所拘謂為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禁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窟盡唯潔心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辭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怨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師發白虎搏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為人所畧賣者皆贖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者

出法苑珠林

釋開達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為羗所執時年大

飢羗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中十有餘人羗
日夕烹藟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於
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羗羗奮怒號
吼羗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噬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已
而徐去達初見虎噬柵謂必見害柵既穿不入心疑其異
謂是觀世音力計諸羗未及便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
得免脫

出法苑珠林

竺法純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路經
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風波浪如
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誦觀世音
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即乘度之而此
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

出法苑珠林

釋道泰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衛唐精舍僧義熙中嘗夢人云君命
當終六七秦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
資厚爲福施又歸誠念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
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
照屋泰乃舉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胸體
即輕所患平差

出法苑珠林

郭宣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
収敬爲友収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
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

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爲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出法苑珠林

呂竦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縣其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尤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餘里日向暮大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後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

出法苑珠林

徐榮

晉有徐榮者瑯琊人也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慎誤墮洄湫中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名須臾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舟者踊出洄湫中公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湧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忽見山頭有火焰赫奕迴舟趨之逕得達岸既至即不復見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衆愕然曰風雨如此豈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嘗聞榮說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亦具其事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出法苑珠林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大怒欲盡滅一

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出冥祥記

南宮子敖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戊戌新平城爲狒狒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羣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出冥祥記

徐義

符秦徐義高陸人爲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

出冥祥記

畢覽

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

至家

出冥祥記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

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
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爲
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
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
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後逕出家出真
祥記

孫道德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
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見當至心禮誦觀世
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丹心投誠歸誦觀世音少
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出真
神記

張興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

元嘉初興嘗爲劫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
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偶經囚邊妻驚呼閤梨何不賜
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勸念觀世音庶獲免
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
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
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
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闌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躡地
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獲免焉

出真
祥記

曇無竭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
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

逢山象一羣竭資經誦念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
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
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車母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
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
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
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
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
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北史

釋曇穎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癰疾積治不
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見一虵綠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
如已死穎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聞虵所吞鼠能療
瘡疾即取涎以傅癰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
疾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
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出傳

邢懷明

宋邢懷明河間人為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
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遁南歸夜行晝伏三日猶懼
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所遣人
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

反暗循等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頂戴觀世音經誦
讀不廢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遂得脫免居於京師忽
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宜移避
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意甚惡之經二旬鄰
人張景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
與劉斌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竝以劉湛之黨被誅夷出法

苑珠林

王球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於郡失
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
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
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按行品

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
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口此五道門也旣覺鎖皆斷脫球
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出法

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觀音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本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荷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一

報應十觀音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罔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本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荷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

惠慶舫飄颺中江風疾浪湧唯待淪覆惠慶正心端意誦
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
挽之者逕到其岸一舫全濟出法苑珠林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
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
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即元嘉十四年
也出冥祥記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
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
世音經千遍鐐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諛曰釋之出法苑珠林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
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可
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
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
離心旣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
書金紫豫州刺史

釋道罔

姚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
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
深流橫木而過罔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
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

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
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
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罔供養
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
盡衆僧皆眠罔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
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
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投道罔道罔時不肯受壁
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
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置釋迦文行像而
已出法苑珠林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參軍乞假

返州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
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倏爾與
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
迴船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
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
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常誦觀世音
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
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
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
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

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
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
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
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出法苑珠林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樂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爲白衣
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和亦預行行至
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
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
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
對謬略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恒誦念觀世音
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並

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出法苑珠林

齊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傅藥明旦
瘡愈也出感應傳

毛德祖

梁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追伏在
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
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論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
賊縱橫並卧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
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

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出論正論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
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
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
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出宣
驗記

張達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鑠械自脫因遂
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傳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

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
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
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
及歸觀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枚寫其經布於世今謂
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
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出冥
祥記

高苟

滎陽高苟年已五十為殺人被收鑕頓地牢分意必死同
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何由可
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造
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日用
心鉗鑕自解監司驚懼語苟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

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

出宣驗記

史雋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出宣驗記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問沙彌住處旣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不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息更無他術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

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逾千遍曾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千百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

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太

山以讀誦爲事唐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還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漸相逼斥並云與智楷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執捉有攬著袈裟者忽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也出法苑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出法苑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未興坊許儼取魚爲業後患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已諸緣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憲行李如畫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佛其七菩薩並來

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汚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
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事
云耳出廣
異記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爲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
遭風水遺失差衆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行夫不
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爲潭府嚴察
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室楊觀利其使與景倩左右搆成
景倩使觀來收珪等觀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遁行至
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鎖鍊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
開小孔出入飢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
救苦觀世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

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
形體蕭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拆所釘拔除
出船背至觀房上呼曰楊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
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
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堅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
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
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蘆
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
村中爲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察歎美爲市驢馬糧食等
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珪一時潰散觀因
此亦出家焉出卓
異記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榮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爲衢
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念
誦無不差愈念誦無不差愈念痛之時必有異類謫詭之
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
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去
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
兒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
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
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受一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
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
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
脚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間
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答云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
言若理病當致盛饌哺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爲設食
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即
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
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
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殺魔刀僧遂奄滅俄有鐵鎚空
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
鏢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
識此否琦答云不識人云此鐵鏢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
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昇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
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無屋
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

至心念觀音遙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就琦求食
遂令家人造食施於庭中羣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躍出
就坐食訖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
造紙衣數十對又爲緋綠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
尋愈未泰中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
如鳥飛從坐處肉中浸淫向上因爾口舌不得合心念此
必有魔相惱乃益澄定須臾如故復見牀前死屍脰脹有
蛇大如甕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撩亂爍已琦閉目至心
誦經二十四遍寂然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
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爲誦多心經得
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
便聞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

指東西及上下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
久乃寤云王三郎耶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
窻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二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
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斫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
十九遍李氏尋愈也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十一 崇經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史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冲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應墮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十一 崇經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史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冲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應墮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

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帽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天冠與羣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尋即出來

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坐犯殺

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車將軍

出冥
祥記

董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嘆息良久吉旣信直必欲赴期乃測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頸及渡才至膝

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見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思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犯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爲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尅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

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出冥伴記

宋史國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克行捨別之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

出明錄

張元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懼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並施法界乞祖目

見明元求代閻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有一翁以金
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
喜誦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釋智興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
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同
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
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無善行今墮地
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
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
絹十疋奉之并陳意殷勤及寤說之人無信者尋復夢如
初後十餘日凶問與夢符同乃以絹奉興合寺大德至咸

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
云罰賦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合經鳴鐘作福
敬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中
破裂不以爲苦鳴鐘之始尤發善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
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
行察志常奉修故致茲通感焉出興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爲太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
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維繫雄專念普門品日三十
遍鎖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玄視其鎖堅全在地而鈎
連不開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
而甚怪重鎖封記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

聲雄復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鑠自相
忻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
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
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書鑠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
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
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為
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
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二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
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
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

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及
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
州判司未過而卒出朝野僉載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克判官
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
道冲專念尊經俄見炬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曉火滅乃達

昆明

出報應記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遍唐開元初避事晉州安岳縣與
人有隙讒於使君劉肱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
驚起便走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

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出報應記

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爲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泊至乃云附載渡淮耳御船者欲毆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留判官某云無擊反責所由云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慙既濟與某分路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謂曰吾適渡汝何爲復至可卽遽去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適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雖爲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某欲

前請救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遙拜鬼云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回請云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間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會須暫謁地府衆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云與所誦實同因合掌云若爾尤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袒示之願乞少錢某云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辨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

還逆旅未易辨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妳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云是夢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妳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

出廣異記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呪有人患瘡鬼昕乃呪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爲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

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呪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

也

出廣異記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郊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

侯姓裴氏

未弱冠明經擢

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爲牂州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極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

不憚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瓌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言帶犀角刀子搯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搯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隴阿婆迦呵公子俛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卻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換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僞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牂牁郡人背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蒙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拏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稟官精內教甚有感焉出紀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娥冶自

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爲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項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纒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持千眼千手呪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卽爲縣

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未聞幸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

物誌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去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爲業常得白龜羨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眉鬢手足指皆墮落未卽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爾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後瘡痕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爲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開元寺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

出報應錄

軋符僧

唐軋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恒以課誦為事未常斲廢因下
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羣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
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
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受業報為灑預堆龍王三
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
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
可乎曰此類寔煩皆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
之將復問忽失所在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十三崇經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
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
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鑑謂
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
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
何乃爾不淨見曇鑑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

軋符僧

唐軋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恒以課誦為事未常斲廢因下
峽泊舟白帝城夜深羣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
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
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受業報為灑預堆龍王三
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遜
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
可乎曰此類寔煩皆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
之將復問忽失所在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十三崇經

張應

釋道安

周閱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
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
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鑑謂
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謂
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
何乃爾不淨見曇鑑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

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鑑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間尋即全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夜宿夢見三人以鈎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判走多時應恐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釣人乃放之謂應曰曇鑑闕絕已久病甚遣請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數日而蘇說有數人以鈎釣之將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志曇鑑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少長丈餘執金杵欲撞釣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即復蘇三日之中持齋頌唄遣人將疏取曇鑑名至日食畢禮佛讚唄與家人辭別澡沐冠

帶如睡而亡

出法苑珠林

釋道安

東晉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祈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於是立座亭之遂成永則

出法苑珠林

周明

周明汝南人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他經數部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

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歎惋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閱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寘之並緘於深篋中未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雲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道尼轉誦出京詳記

王懿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爲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爲中

山太守爲丁零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飢疲絕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篋俄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隨狼行水纔至膝得路歸朝後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酒掃盛列香花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囑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嘗置都

下白馬寺中寺為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

出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

論正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

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

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加傾心

出辨正論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為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藝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禹步報持刀索云斤佛還故國不得畱中夏為

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毆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坐
氣息遂痿斃不能行魏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
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傳於東
陽時多見者出法苑
雜林

陳安居

宋陳安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
宅父獨敬信釋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
雖卽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忽得病發狂則爲謬神
之曲迷悶邪僻如此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執
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斃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
之安居不聽經三年病發死但心下微煖家不敢殮至七
日夜守者覺尸足間如有風來颺動衣袞蘇而有聲家人

初懼尸履皆走避之旣而稍能轉動仍求水漿家人喜問
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有人若使者侍從數十人呼
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百餘里
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將至府所如局司之處俄有人
授紙筆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
數通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居可人旣義稱安有教
付刺奸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只可三
尺械議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少頃見一
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
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游
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
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見苦

楚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惶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門見有桎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於囚前讀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未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嘗亦奉道供化徒衆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棄本妻妻嘗訴冤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姦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污爨器中此婦還見卽請謝神祇盥洗精潔而其舅每罵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致此惡婦得行汗穢司命聞知故錄送之

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且已請謝神是無罪矣舅罵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至次到安居階下人具讀明牒爲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誑百姓罪宜窮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敕催錄取來已而府君遣安居還若可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將離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旣畢而至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罪得還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貴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百步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關戍次以示之

勿輒偷過偷過有罪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卽得過矣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其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什於尸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云已死得生舅卽以其日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也

出法苑珠林

馬處伯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宜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

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齊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着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處伯後爲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處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卽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鬚項有光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卽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自覺處在

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卽所患平復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侶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

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卽所患平復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侶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

二爐既至即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
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
得往屬意甚至常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
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
被服卽前夜所覩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迷執不信女
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
卽爲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卽昇座誦聲清
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
有芙蓉天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
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記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
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庶
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
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
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
餘幡花翼從克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
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花散
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卧宿信家
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
宅中芬馨數日出冥祥記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徧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卽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

出冥
詳訂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僊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旦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受者卽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觀移時方歇焉

出冥
祥記

董青建

齊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卽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

和家人未嘗觀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求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葬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菜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素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

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受罪報勒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求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

生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後毒厲歲多宜勤修
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
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
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
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
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
江槩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以出
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齊竟陵王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

湯因遂平復

出海正論

張逸

張逸爲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頭不傷
官問故答曰唯以禮像爲業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
免死出感應傳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
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
向經一周而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拘舉之始初不動
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
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
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擊壘而圍之尋失僧
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
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

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

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造報毀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復寫像焉及啓鑄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見大衆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

佛一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嵩爲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相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出集異記

釋慧侶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

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
謁德法師德異禮接之將還山德請現神力侃即從窻中
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德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
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侃終日以
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
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法
苑珠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
玄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
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者艾請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
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

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
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
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
猶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陽高爽華敞東臨州里南望河山
像設三層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
俯就佛事隆盛咸積之功焉

出法苑珠林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爲師
和亦鄉族之所推奉嘗有人欲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
騰焰升帳遂即追悔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翹心奉行朝
夕無懈夢感普賢勸書大教既悟即入淨行道重襯工匠
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

嚴堂鑿山堦灑列棟連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
下瞰煙虹實奇觀也弘文館學士張孝靜者善於書翰誠
乃請孝靜寫藏經齋潔勤奉大致感應靈禽異獸馴擾精
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無常法緣有竭九品往
生斯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憂惱言畢口光燭於楹奄然
而化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五

報應十四崇寧

張法義

王之弘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洽

王乙

鉗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

諸罪皆易懺悔
惟不孝之罪難
佈法亦難補救

故諺有云堂前
父母是法佛何
必靈山朝世尊
人能克盡孝弟
勝於拜斗誦經
而人徒媚慈悲
救苦之佛而不知
救生我初考之佛
抑何忍耶

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
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
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
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
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
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
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
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
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
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
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
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

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
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處
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
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
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
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旣不
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
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
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
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
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
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

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貞觀中爲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崔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恒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聖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官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

林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以龍朔三年五月亡其家爲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來語某曰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身當之苦不可言願男女等與我追福蒙放暫歸即向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絕三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破燒煮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鏗忽乘雲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廻語素玉女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貪嫉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爲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

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云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出報應記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成得姥有一錢則爲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臂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誕故諸佛感之令後人生希有此事也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爲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

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爲愚堅廝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堅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怒焉既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爲普賢菩薩身身黃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絲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爲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云見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子於座之前既初產生甚爲汗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爲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汗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

薩變現豈凡人能識出記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嚴因問此為何城吏云安祿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問城主為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為通之原昌召入相見悲喜須臾更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

乃回洽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簿閱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得延筭故未合死元昌歎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廣異記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北河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苞藏禍心乎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斲乙慮有非道默坐念呪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刀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

斷二奴頭又斬二件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爲拒閉及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明之力後五六日沐州獲賊問所以云燭光忽暗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而不損骨尋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

出廣異記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從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

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戾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

語報懼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舍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貸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爲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是誰鉤耳贊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口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舍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出廣
異記

席豫

唐開元初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食求羊肝不得捷主驛吏外曰肝至見肝在盤中搖動不息豫覺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緇爲羊鑄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問王王曰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也

出廣
異記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問密師法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

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
彼國不允而止出北夢瑣言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瓊異者老相傳云頃自荆湘
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
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
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
曰某宿障深重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
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焚修夙夜無怠
經數載倏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羣輩復有跛童子者觀
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暮歲忽
能起行筋骨自伸步履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有東廡見

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

出報應錄